

□散 文

冬至的饺子

史学丽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何有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时间真快，转眼又到了一年的冬至日。在东北，冬至这天有包饺子吃的习俗。“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吃饺子喝汤，胜过开药方。”和人说到冬至和饺子，猛然愈发怀念起妈妈包的饺子的味道。

记忆里，我小时候身体较弱，每到冬天就病歪歪，从冬至数九起，我就基本都在屋里暖和的炕上躺着养着。因为生病要常吃药打针导致胃口不好，我硬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很令爸妈发愁。可即使这样，泼辣能干、善良大度的妈妈也从没有对我失去耐心，时常叮嘱哥哥姐姐妹妹照顾我、让着我，还总能像变戏法那样，给我弄出新奇好吃的东西让我吃，哄着我配合打针吃药。赶上我哪天胃口好，偶尔闹着要吃饺子或面条，她常常会一边嗔笑着说我小馋嘴儿，一边手脚麻利地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精白面（麦子面）拿出来和面。

在我印象里，妈妈做事从来不犯难，而且很利落干脆，在她的带领下，我的俩姐和一个妹妹一起“上阵”，剥饺子馅、和面、擀皮、包饺子，一气呵成。不一会儿，满满一大盖帘（东北用高粱秆串连而做成的圆形帘子，主要用于摆放饺子、干粮及晾晒东西）整齐且白胖的饺子赫然呈现，令人欣喜异常。而且我记得，我妈还会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快乐地跟我们讲着村村屯屯的大事小情，那些乡村的故事就像饺子的香味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饺子包好后，大哥在外屋地（东北对厨房的别称）也用柴火把大锅里的水烧开了，妈妈小心翼翼地把一大盖帘饺子端到锅边，在孩子们热切快乐的目光里，把白胖的饺子一个个放进滚水沸腾的锅里。在水花翻滚声中、在热气蒸腾的屋里，家人们欢乐的笑声也仿佛变得温暖湿润起来。过不一会儿，浓郁的饺子香就满屋子弥漫开来。那美妙无比的味道，让我和哥哥姐姐

们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饺子出锅了！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饺子被姐姐们端上了桌，其余人拿碗的拿碗，摆筷子的摆筷子，这个给大家舀蒜酱，那个给往碗里加醋，一大家十口人满怀欣喜地开始吃饺子。夹起个饺子咬上一口，那鲜美多汁的味道瞬间在嘴里舌尖散开。那一刻，我仿佛所有的病痛都被那美味的饺子给治愈了。而今那些情形，一旦想起还会历历在目，稍稍一凝神，就感到揪心得疼。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高考后离开东北的家，来到安徽求学和工作。三十多年过去，虽然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饺子，但总觉得没有从前的饺子好吃。尤其作为生于北方的人，每年冬至，我也会包饺子吃，但更会想起妈妈包的饺子，想起小时候东北温暖的家。

至今母亲因得帕金森去世近七年了，加之之前生病卧床7年多，感觉我前后有15年没有再尝过那美好而熟悉的味道了。她生前最后的几年一直在

病中，我们姐妹和哥嫂用心照料，尽力医治，变着法地哄着她开心些。那些年每到冬至，我们姐妹也常会把妈妈用轮椅推到和面案板边，让她也参和着我们一起包饺子。闻着煮好的饺子香气，她也会开心地笑着示意想吃。大姐会想办法，一边逗她开心，一边一口一口喂她吃。甚至到后来她已经无法进食，可她闻到饺子香味也想吃，大姐就会把包好的饺子破碎后鼻饲给她。

逝者已矣，如水东流，不可追回。再多的爱和不舍，再好的细心呵护，也难以阻挡逝去的事实。一念及此，我不觉鼻子发酸，眼里水雾盈盈泪水欲落。

如今又到了冬至，这个在我意念里与饺子密切相关的特殊日子，与妈妈等家人共度快乐时光的日子，从没有忘记，也不敢轻易想起。因为一念而发，心就会很疼。冬至的饺子，是妈妈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一份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温暖。

□诗 歌

雪落竹园（外二首）

徐满元

雪落竹园 瞬间描绘出一种 小葱拌豆腐的画面—— 一清(青)二白	最终会让自己 化身垫脚石或敲门砖 微笑着给你递过来
所有的竹枝 都摊开叶掌 想挽留远方来客 而出身高贵的雪 更愿意低调地 与竹根相拥 每当此时，竹子总是 理解似的点点头	当你登上理想的山巅 回望的瞬间发现 那困境其实就是一个 似有若无的梦幻
只是所有竹子 自从与雪交往后 似乎均受匪匪浅—— 愈加青翠的竹子们 仿佛把那些曾经的雪花 悉数化作了羽毛 飞翔的欲望因此 炊烟一样上升 好像一飞冲天的决心 早已暗暗下定	圆梦的麦子 当麦种怀揣梦想 到泥土的母校深造 一粒麦子其实就是一场浓缩的梦境
在软弱者面前 困境常常坚硬成 一块巨大的拦路石 搬不走也挪不动 望石兴叹似乎已是 不可更改的宿命	当梦的触角拱出地面 来到骨感十足的 严冬的家门口 是那慈祥如长者的大雪 用纯洁无瑕的大爱 掩护并鼓励着 想打退堂鼓的麦苗们 暗中与春天接上头
在智勇双全者眼里 困境仿佛厚厚的海绵垫 即使不慎跌落其上 也丝毫不会受到伤害 一次次爬起再攀登 心悅诚服的困境	春风携手春雨 边呐喊边鼓掌 真心实意替麦子加油助威 春阳更是赐予麦子 麦芒的宝剑自卫—— 一根麦穗犹如 一座麦粒的幼儿园 安保必不可少

□诗 歌

故乡，瘦了的小河（外一首）

包元安

冬日的霜风似刀 故乡的小河瘦了 瘦成一条蜿蜒的绳 那曾经饱满的水波 如今只剩浅洼中几缕残梦	对抗着冬日的残暴 它的每一寸布帛都在呐喊 守护着我 守护着棉衣里的春天
小河瘦了 像大地干瘪的唇线失去了润泽的 新鲜	棉衣里的棉絮 宛如一群活泼的精灵 它们嬉笑打闹 将温暖传递 那些棉精灵啊 是春天的先锋队 用柔软的身躯拥抱我的身躯
水浅处 石头露出尖尖角 岸边的芦苇白了头对着小河喟叹 喟叹时光的手太重	口袋像两只乖巧的小兽 它们安静地趴着 怀揣春的问候 每一个褶皱都是春天的皱纹 藏着岁月里关于生机的智谋
河床上裸露的石头是岁月的肋骨 突兀而又孤冷 瘦了的小河依然向着远方默默流动	袖口在我的手腕边轻舞 哼着春之旋律，赶走寒冷的孤独 棉衣里的春天啊 似个顽皮孩童 在这冬日的舞台 快乐地翻覆
它怀揣着往昔的繁华 在枯瘦的旅程里等待春的思宽	
棉衣里的春天	
寒风如刃的街头 棉衣像一位坚毅的战士 挺胸而立	

了一番，说，你这个，不如我这几句好：鸟儿家安树梢，图个清静逍遥。冬风里头端坐，盼看花满山凹。我连读两遍，果然如此。

疏影横斜水清浅，是千古名句，专写老梅的疏枝。月光泻下来，照在老梅的疏枝上，影子落在清浅的水面上，随水波荡漾而灵动有致，原本干枯的虬枝，便变得顾盼有情了。吟哦口诵，仿佛看见写这首诗的林逋，在暗香浮动的黄昏，白衣飘飘，背负双手，倚在院子里的老梅树上，孤独地注视着脚边翩翩起舞的鹤群，幽幽地思念心中的那个人。

疏枝映碧空，所有落叶的树的疏枝，黝黑如铁的疏枝，都伸向晴空，南去的雁阵，啾啾从上而过，远去不见，有孤烟袅袅升起疏枝间，一切，便成了冬世界里最美丽的插图……

□小小说

阿 健

葛 鑫

阿健站在律师事务所的玻璃门前，手里提着一只纸箱。那纸箱里装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家种的橘子，黄澄澄的，散发着诱人的果香。那天，临近下班时分，他轻轻地推开了那扇门，一股微风夹杂着城市的尘埃味迎面扑来。

他戴着一副眼镜，身穿快递小哥的马甲，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律所的人们都在忙碌着，没人注意到他的到来。他轻轻地走到我的桌前，努力微笑着，声音里带着几分羞涩和诚恳：“您好，律师。这是我自家种的橘子，给您尝尝。”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心中有些疑惑。我与他素不相识，他为何会给我送橘子？我执意不收，他拗不过我，简单地寒暄了两句，便转身匆匆离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快。欠钱还钱就是了，年纪轻轻的，就想走歪门邪道？我对他心生反感。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对阿健刮目相看。

原来，欠钱的并不是阿健本人，而是他的父亲。阿健的父亲是个勤劳朴实的男人，为了供阿健读书，他只能努力打些

零工维持生计。可没想到，一时贪念，他竟然陷入了信用卡欠款的困境，面临着被法院起诉的危险。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了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上。

阿健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痛心。他明白，父亲是为了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于是，他决定替父亲承担这笔债务，用自己的双手还清这笔欠款。他白天在一家公司上班，晚上则化身快递小哥，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送着一单又一单的外卖。他拼命工作，只为了早日还清父亲的债务。

我听说阿健的情况后，心里十分感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像阿健这样有担当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我决

定尽我所能，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我联系了银行，商议给阿健免除利息，只还本金。阿健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连声感谢。

从那以后，阿健更加努力了。他白天在公司兢兢业业地工作，晚上则骑着电动车，在夜色中穿梭。他的身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时，他总是笑而不语。

转眼间就到了还款的最后期限。阿健拿着最后一笔还款凭证，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激动地说：“律师，我终于把债还清了！谢谢您当初的帮助和支持。”我看着他那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欣慰。这个年轻人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的担当和勇气。

如今，阿健已经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他的父亲也在一家工地搬砖，想努力多挣点钱，帮衬着儿子在城里安家。父子俩虽然相隔两地，但心却紧紧相连。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而我，也将永远铭记这个年轻而坚毅的身影——阿健。

□散 文

疏枝映空

张光恒

疏枝映空，是初冬世界里特有的景象，疏朗而瘦净。

如世间的繁华，起起伏伏，而最终都会消于湮灭一样，所有的树，在夏天里枝繁叶茂的树，其葱郁的叶子，亦全都会在秋的风里被吹落，一棵树，便会显现出铁条质感的满树疏枝，苍劲如虬，稀落如篱，直指青天。

疏枝映碧空的图景，让人心生欢喜。在蛋黄的夕阳落山后、夜的黑没泛上来之前，天空会是傍晚的青蓝色，是那种纯洁到极致的青老蓝，闪着幽幽的光，也像板鸭蛋壳的青玉润色，天空看似高远缥缈，但似乎又近在眼前吹弹可破。

这样的碧空，是块天成的“幕布”。折戟向上的疏枝，映在天空，就成了浓浓淡淡的青黑线条，疏枝纵横，经纬交织，有诸多千奇百怪的图案呈现出：鱼

儿戏水，羊儿撒欢，鸡鸭觅食……全都如屏上皮影，又如木版雕刻，更如意蕴深远的水墨国画，疏朗、明晰、清新。这应该是树们，在冬天，以疏枝映碧空的方式，宣告自己生命的另外一种精彩。

我不喜欢深冬里的残星挂疏枝。天寒地冻，冷到活物嘴里呵出的气，都雾化成了烟圈里的老烟。这时候，每个人，都缅怀着过往的温暖烟火，搓手跺脚。疏枝依然硬朗，只是上空的点点寒星，在冷硬的西北风里，在冷漠地眨着眼，有大把的孤寂与冷清，顺着冷冽的空气罩下来，铺满大地，让夜走的人，踏动得窸窣作响、飞渣四溅。

书法高手的狂草，满纸都是飞舞龙蛇的“疏枝”，枯瘦欲出。黛色的墨条，如疏枝盘虬，旁逸斜出，枝丫交错，但又顾盼有情，笔画伸展处，便是劲风掠过疏

枝的纵横牵掣；青蓝天空，则是上好的大宣纸，满空疏枝，随风的手摇曳变幻，几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书法大家的挥毫泼墨、巨毫走停的气韵生动、跃然“空中”，充满了点划勾连的灵魂挥洒。

疏枝招展，便是鸟儿安家的好处所。横竖交织的疏枝，是天然的屋梁屋脊，过冬的鸟儿，衔来根根软草，搭织成圆鸟的鸟巢，全家老小，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自己动手，置办房产，还没有房贷的压力，鸟儿定然快乐得很。晨曦中，你能远远地看到疏枝上的鸟巢，像是一个个音符符号，挂在疏枝间，清晰无比。

这样的场景，让我写成了诗：巢立疏枝冷风中，红足独立独自幽。凛冽冬寒何所惧，高处立定抒己声。我乐呵呵地，拿给做屠户杀猪的邻居大牛看，不曾想，他极不欣赏，还撇着嘴，大大嘲讽

□散 文

冬 闲

周德梅

如今过年少了许多气氛，但进到腊月，气氛还是会一日比地不同起来，在外谋生活的人要回来了，过年，也就是过几日团圆。

一年的日子都是清闲的，临到过年，一下子“奢靡”起来，平常舍不得买的东西买下了，舍不得吃的菜也备下了，打扫厅厨，清理场院，换洗床铺，洗澡剃头做头发，街上张灯结彩，红红绿绿的过年挂饰都摆了出来，加之学生们陆续放假回家，空气里一下子多了好多喜庆热闹。

这闲散里的热闹，热闹里的闲散，独属于年前的半个来月，一日比一日浓烈，一日比一日紧迫，直到归家的人回来而到达顶峰。

但茂财老汉跟这热闹是无关的，家里养了九头牛，六头大的，三头小的，有两头母牛肚里还带了崽。他一天到晚就是围着牛打转，即便到了年关，也不得半日清闲。每次出门宰三头，冬天草荒，牛不容易吃饱，一天转不了三轮，他就紧着那两头母牛来放。

隆冬的草滩一片枯焦，只有草根底下还有一点绿色，但牛们并不嫌弃，慢悠悠地啃食着枯草，啃光一片再换一片，老汉跟在牛后面，松松地牵着牛绳，牛们也憨实，走在青麦巷里，并没有非分之想。

大牛两万六，小牛一万六，今年卖了五头，每年有上十万的进项给家里，老汉很自豪。八十多岁的年纪，很多人都要拖累家人了，他还能牵着牛溜清风，也算是一种幸福吧。尤其想到那两个在外读书的孙子，想到他们放假回来搂着他这老牛倌的肩膀疼爹多，毫不嫌弃，他就一身干劲。

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鞭炮声，那是归家的人在扫墓，一年到头在外面苦生活的人，好容易回来，家里并没有给他们派下什么活，唯有这件事是留给他们来做的。

阳光松弛，压不住风，麻雀们被鞭炮声惊起，一阵阵飞向河沿，河边，白杨起伏，犹似山峦，犹似泼墨染就的小山前，一小块麦地油油地绿着，就像冬天突然端出来一碗春天……



梦回故乡 陆士德 摄